

太平天國別史



明清珍本小說集



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明清珍本小說集之二

版

權

定價

太平天國別史

印行者

北京牛街胡同一號

廣業書社

寄售處

北

京

中央公園

大慈商

琉璃廠

各

大書

店

所

有

印行者

北京牛街胡同一號

廣業書社

上

海

各

大

書

店

如直接函購得用一二分郵票另加郵費一成

賊情彙篡序

此書無刻本蓋咸豐初年湘軍東征時據偵探之報告而鈔輯成編者官樣文章諒難盡信然傳鈔之本歷刦僅存事過境遷愈足珍視讀者斷章取義可也原書存譚君無畏處茲假以逐印並節其原序以見其緣起書本十二卷文句鄙俚一仍其舊惟空疏習見之語則稍從刪落備好事者覽觀焉

此書原名賊情彙篡本宜存其眞緣恐意晦而致誤解輒改題太平天國別史云編者又識

賊情彙纂

序

賊何所恃所恃者詭祕不易知耳自粵至楚殘破數千里肆虐逾兩年我官中猶不能確指賊目爲誰某况其餘乎咸豐癸丑正月收復武昌鄂人之脅以行者絡繹逃歸於是留心時事之士始獲諮詢筆記迨賊至鄂特弛其禁緣自鄂以上賊數無多所立軍目井井便於稽察不能如鄂人之易逃自是以還裹脅愈衆逃者愈多而賊情浸漸以洩時德堅充湖北撫轅巡捕官因好問賊情彼都人士凡有采輯輒手錄寄然人言各殊虛實參半比年于役大江南北並隨吳文節公至堵城常易裝往來賊巢所見行陣之士被虜逃人受害鄉民不可勝計留心訪究隨時記載居然成帙又以供役節轅時屢發俘賊難民輸問摘錄供詞甚夥遂綜核而編輯之成賊情集要一冊自慚末職粗才無辦賊之才

具冀効一得或可爲知己知彼之助嘗上諸大府輒嘉納之亦偶有置
而弗閱者甲寅九月上浣欽差辦理軍務前少宗伯大帥曾公克復武
漢後駐節漢江整旅誓師卽日下剿德堅方自江北旋省爰錄賊情集
要介劉霞仙先生上之初無自薦之心竊謂大帥獨能辦賊必能知賊
亦必樂人之知賊聊爲芻蕘之獻耳嗣大帥連克蘄州田鎮所向皆焚
巢掃穴俘獲賊中文籍汗牛充棟更得彼中有心計者來歸出俘件使
辨之所悉不謬以前上之冊互證亦多符合遂檄調赴武穴行營設
采編所編輯賊情彙纂一書以德堅爲總纂官「下略」

咸豐五年乙卯七月中浣甘泉張德堅識

賊情彙纂

雜載

賊皆山僻粗野。其稍知文墨者。皆充先生。多不出館虜掠。故挨戶搜括者。皆排刀手。性貪。最愛金銀。美服次之。姑無論古玩書畫。毫無辨識。即貴重服飾。亦平生所未見。凡見彝鼎圖書。賊尤不愛。每打破而後快。不識洋表爲何物。將內鄙挖去。誤認外殼爲真銀。懷挾以去。他如宋明磁器及宋元明名人書畫墨蹟。宋拓蘭亭各帖。皆希世之寶。薦紳名臣傳家手澤。亦一家之寶。一遇逆賊。非毀即燬爛之。至可恨。則莫過殘毀書籍。各教目我書爲妖書。近日沿江各郡邑藏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揚州阮文達公。秦敷夫程穆堂兩先生各第。皆牙籤萬軸。多人間未見書。不啻瑣嬪福地。而逆賊一至。皆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燒茶。甚至遺矢後用字紙擦之。毀裂斯文。上天大怒。故有雷殛之賊。甲寅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天暗將降大雨。有賊於漢口鎮花樓空地遺矢。甫畢。繫褲欲行。忽一雷下擊斃之。羣賊照耀聚觀。見遺矢處。有監本易經數頁。上多汗穢。始知此賊以聖經揩拭。神怒隨之。故立殛也。滔天狂寇。安得人人而殛之。雖神祇亦須

聽之時數。若此賊焉。誠襲聖悖天特甚。故一懲創以儆其餘耳。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初十日。於獵馬場設高臺。賊日登其上。曰講道理。鳴鑼於市。命閩城人往聽。內有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挨至臺下。云有要言關白。賊目令其前。問有何說。馬生云。爾才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道理之有。試問自有人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羣醜。皆稱兄弟。是無君臣父子亦稱兄弟。媳亦稱姊妹。是無父子男女分館不准見面。是無夫婦朋友兄弟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絕。卽依爾所述。亦只有兄弟一倫。況捨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爲兄弟乎。如此悖謬。是真無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日大怒。傳令將馬生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辯髮繫一馬。用人鞭之。詎五馬四蹄攢躍不肯前。而馬生肆詈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云。賊黨除起首桂湯諸人係真心入夥。餘不必湖南湖北。卽廣西人亦多脅從。據其眷口。焚其房屋。勢不得不隨行。以安居之民。忽遭荼毒。脅之爲賊。其恨賊可知。然徒恨無益。姑無論防閑之嚴。不得身爲荆軻。聶政。人情惡死樂生。又誰肯捨命刺賊耶。曾聞應山譚生云。楊賊向所親密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以奇法。刦以嚴令。驅策而挫折之。使不違有他。

志。如有相約變妖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敢先出諸口。況人心雖恨我而不能禍我。人人身體精神皆爲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者實。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能如我諸兄弟之盡力。是惑妖雖有實心並無實濟。此妖所以屢敗我之所以屢勝興。（按妖謂當時官軍也）

賊皆脅從。是已。然亦有計喫無賴之徒。或迫於賭債。或在鄉黨作大悖理事。不可見人。遂皆以賊爲逋逃藪。又有喪心貪利愚民。欲借賊勢擄掠自肥。他如海洋大盜凶惡獄囚。每陷城池。多來投營。即或亦由暫脅。方以類聚。日久濡染。未有不真心願從者也。賊亦專用此數等人。喜其易惑而無室家之繫戀。且惑不畏死。每用以衝鋒破陣。飭以顯官。嗟乎。賊匪蹂躪數千里。良民固多。若爾人焉。又何止數萬。從城則富貴。捨城則無所歸。斷無解散之理。雖鹵莽拒我。易爲我殲。然且死且添。今之與我兵角力者。正此輩也。自古叛逆。從無婦女並擄者。亦未聞行事以千萬婦女隨行而可制勝者。賊之初意。不過欲以衆勝寡耳。况廣西婦女赤足強有力。儘可用爲伍卒。逮陷湖北江南。所得婦女何止數十萬。要皆膏梁脆弱。卽屬村婦。亦不敵

廣西賊婆之凶悍。擇美麗者充妾媵。餘皆無用。故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勝計。於是知婦女不可用而不擄。且憎已擄之婦女爲累。減其糧日給米四兩。多設女館。以女官領之。其各賊目之眷口悉充僞王府女官。皆隔別不令共處。倘私約就宿。則謂之犯天條。男女皆殺。僞冬官副丞相陳宗揚竟因夫婦同宿。駢首就誅。各僞王盛置姬妾。而使羣下絕人倫之源。且給之曰。天下一日平定方許完娶。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往往楊賊議奏某官功高應先准娶妻。其實並未見准。其犯天條得用之賊。又恒貸之罰以將來大家娶妻之日遲娶三年。及不准多娶一妻。其意謂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也。現無淫慾之事。既可保人人精壯。許以事定得妻。庶諸惡少捨死戰鬥。以冀一朝遂願耳。然稍有知識者。未始不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至已妻轉爲所得。安得不痛恨而深銜之。特徒恨無益耳。且因無益灰心。亦忘其恨也。

湖北武漢江南江寧鎮江揚州等處多富商大賈。士文民逸。享受承平之福二百餘年。其驕奢淫佚。恣情暴殄。匪夷所思。莫可窮詰。故此數處受害最久。被禍尤慘。至可憐。莫過閥閱子女。錦

衣玉食。不離姆保。一旦倉皇被擄。男或用爲公子老弟。猶可偷生。婦女則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與有殼之穀。令其春煮。有援引者。或入綉錦衙。餘皆迫令放足。役使挑磚背鹽。挑濠溝。削竹籤。要皆夢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及其死也。却有數等。上等烈婦閨秀。不待入館。先即自裁。其次或勉強入館。知事不可爲。乘間就死。又其次則忍辱偷生。因不耐折磨。不服粗糲。挫折而斃。至下則苟延一息。甘爲役使。甘受捶楚。甚至背鹽。美婦行烈日中。滷汗父流。肩背無皮。如著紅衫者。嗟乎。天地間至慘安有此耶。然亦以見人之一死實非易事。罪孽未盡。真求死不能也。

江寧境內又有一婦。背負嬰兒。被賊驅策入館。此婦遲回不行。賊罵之。婦亦回罵。賊遂挺身戳此婦。壓兒於肩下。呼娘不絕。呱呱亂啼。而不知其母已死。一婦行於道。懷繩數月之兒。且走且泣。忽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其吭。忽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於地。仍向前行。賊之殘虐。致天壤間有此慘境。真不忍下筆矣。

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爲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

奏章詔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已也。又詭云天下平定。先生皆授文官。此亦候事定而得妻之意。文弱之士。苟且偷生。暫圖目前溫飽。亦斷不肯爲設一謀。且有故意寫字訛別者。如僞示動稱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寫作埋字。逆賊慘虐不堪。指爲下埋人民。誠不誣也。然先生旣辦筆墨。必能知其軍務。誠恐爲我軍所得。知彼虛實。故防範極嚴。鮮有能逃者。才士文人一入此中。非死即終淪爲賊。可勝歎哉。假如江湖星卜者流。則甘爲先生。雖縱不逃。又當別論矣。

賊亦人也。其情性亦有善惡悍懦。故百姓遇賊。則視其人之數命。當死不當死。如不當死。則所遇者善懦。明明是官是兵。遇善懦。可得生。實係商賈百姓。遇惡竟無不死。如前之破武昌也。有周姓兄弟二人。充糧道吏。其姊丈某姓素業。做衣舖者。賊至其家。三人跪接。周氏兩兄弟首尾跪。其姊夫跪其中。賊至訊之三人。皆云向來貿易。賊略視其姊夫。一刀決其首。捨周氏兄弟而不殺。周充書吏。賊中謂之妖。某素貿易。所謂非妖也。賊廣西人。無一面識。安得有仇報。此理殊不可解。要皆命數當然。而遇前生冤孽。一見即覺可憎可殺耳。

賊初起猶有長夫。自破武昌後。裹脅愈衆。則兵夫不分。凡挑抬工作。皆各館兩司馬督衆爲之。咄嗟立辦。其需用各物。必先所急。毫無顧惜。諺語云。用著生鐵便打鍋。賊誠有之。今則到處偏立鄉官。是我民盡爲賊助。凡用竹木鐵鋤。一切器具。僞文一下。立即辨齊。無敢違者。大可怪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紛紛遠避。或俯首聽命。甚至賊中三尺童子。無敢與忤者。蓋鄉民非畏此數賊。特畏大股報仇也。賊之狠毒。專意尋仇。曾受我創之處。凡堅守之城。圍練之鄉。一朝陷墮。必倍加燒殺。其意無他。不過使出力官民寒心。使他處不敢與抗耳。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其毀神像者。亦欲以威刦人也。神祇在天上。何自無靈。賊黨不知。鄉愚亦不知。以爲神且研頭折足。何況於人。神且不敢爲禍。人何敢違。其燒廟宇者。一則以威刦衆。以火警人。一則防鄉民團練。以廟宇爲公所及官兵設伏於其中也。

江寧揚州才士被擄者最多。逆黨肆虐。日擊心傷。不敢明言。往往託諸吟咏。甚至以香匱詩爲寓意者。惜逃出之人不能全記。茲就其記憶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端。絳幘雞人起曉餐。警起睡魔呼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瑚。蝦蟆坐上聞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溝還有約。暫謀將

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道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惱殺一灣衣帶水。青藤隔斷小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藤條拍打也。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墜溷愁。此指僞王選妃得一百八人也。手執筠籃循曲徑。眼看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以便逃去也。燕子紅襟袴寵貴。鵝兒黃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賊授僞官也。居然小婢稱如願。大有佳人號莫愁。此指賤者爲賊僕任貴者備受磨折也。曉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米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焚硯志。翻成臣朔上書時。文章當爲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此文士自傷不得已而赴僞試也。他如霜妬菊花寒更艷。風吹屍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草。生非薄面不爲花等句似皆有所指云。

廣西渠賊授散職者。居江寧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羣。馳馬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巢。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胥縱轡。教人錯認試春郊。詩不佳。然可知其慙遊之狀。賊擄得驃馬。有芻豆則餒之。無則任其饑疲。每乘必馳。不知愛惜。一入賊手。其不瘡斃者幾希。正不獨受鹽車之困也。

賊婆皆粵西溪峒村嫗。足健步。無異男子。初至江寧。即傳僞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經之足忽去束緝。幾不能移跬步。而賊黨督令挑抬。其呼號之慘。可以想見。

粵西乃劇盜藪。多響馬隱語。各門已分載之。凡盜首犯罪。大衆歛歛。經營調護。謂之科炭。其意無他。言雪中送炭也。馮雲山收入桂平縣監。羣醜集資脫之。凡辦錢者當時有簿籍。到江寧後。查叙科炭功。皆陞僞官。並偏行僞誥。令其採訪科炭者奏封官職。無使一人向隅云。

逃兵率有兵冊家冊。每月終送書衙稽人數。如有逃人。上月造冊。即將其人名下寫三更二字。初不甚解。旣而訪知係楊賊跪稱天父說過。變妖之人謂之三更逃黑夜。並造言曰。任爾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

賊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火用印烙腦門上。擄得强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衆。往往繩之烙印。至死不從。賊知不可。始廢去此令。近於武漢。擄人用刀割去辮髮。使不得逃。其計愈毒。被脅蓄髮。猶可下赦令。剃髮免死。今被擄者。皆無髮辮。一時安能長成。出示解散。尤爲不良。賊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不盡殺。輕用粗糲沙石磨其頭皮。頃刻血肉狼藉。而以鹽擦

之。造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

賊之僞文書。動稱天父天兄。文義荒誕。字句訛別。凡我吏民見之。無不唾罵非笑之。以爲無知狂寇。不足介意。殊不知賊之詭計。正以此惑人。一則惑彼中愚人。使崇信之。不敢背叛。一則惑我將帥士卒。使人人藐視之。疎於防範也。

奸淫之禁。賊令甚嚴。謂之犯天條。和姦并誅。強姦則殺行姦者。賊匪非惜名節。特欲人人精壯耳。殊不知犯者自犯。而尤多不可究詰。每踞一城時。有抬人頭兩顆鳴鑼。逕行於市。斬犯條某人示衆。或一女牽一長髮出首。指爲強姦。一見僞官。斷無生理。然男子強姦和姦之案。則從無犯者。蓋賊多無賴惡少。此風最甚。凡見俊美子弟。如獲至寶。或認爲公子。或帶爲老弟。同居一室。雖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靜。其誰察之。况夫比比。互相回護耶。若遇有器識童子。宛轉拒之。賊亦不敢明害。必將其送於極苦極險之地。借刀殺之而後快。然幼孩何知。啖以果餅。劫以刀劍。其不從者幾希。坐是而行姦之賊。又往往爲童子所挾制。動云出首甘與偕亡。則賊技窮而奉順無不至矣。嗟乎。賊踪所至數千里。湘楚少年尤多樸素。若江寧揚州一帶。其傅粉玉貌之

幼童。何可勝計。乃一旦供虎狼犬豕之愛玩。略無顧惜。任意糟蹋。言念及此。有時怒旨欲裂。有時悄然而悲耳。

賊亦嚴搶奪之令。必俟官軍退出三十里外。始任意擄劫。若官兵在前未退。有敢取尺布百錢者。皆殺無赦。蓋賊之擄掠在無兵之處。兵退財物將安往。其計甚合兵法。若一見財物即取。斷無不敗之理矣。賊真黠者。能知此意。獨怪賊令如此。其下竟不敢犯。想亦由積威所劫。惟命之是從也。

首逆數人。竊天主教緒餘。倡主邪說。呼天爲父。耶穌爲天兄。洪逆爲二兄。洪大全爲三兄。楊秀清爲四兄。蕭朝貴乃洪逆妹夫。呼爲貴妹夫。其意欲尊天爲父。而強拉二千年上海外傳教之耶穌爲長兄。與諸逆序雁行。以其妹爲天女。蕭朝貴爲天婿。悖逆至此極矣。荒誕至此亦極矣。尤可異者。朝貴久經授首。其妻孀居。與洪逆眷屬俱。癸丑七月。楊逆多苦淫姦。縱慾成血淋症。久醫不痊。乃具本章於洪逆。奏請其孀妹爲之療治。其詞略曰。當日貴妹夫曾得此疾。乃天女貴妹醫調痊愈。不揣冒昧。請貴妹降臨弟府。醫小弟之疾。一俟醫痊。即送回天朝。洪逆批曰。清